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 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

龔煌城

中央研究院

漢藏語系的分類自來有不同的說法，白保羅 (Benedict 1972) 曾把它分為漢語族和藏-克倫語族 (Tibeto-Karen) 兩大類，然後在藏-克倫語族下再分藏緬語 (Tibeto-Burman) 與克倫語 (Karen)。Bradley (1979) 及馬蒂索夫 (Matisoff 1986) 均認為不必設定中間的藏-克倫語層次，他們都把克倫語支直接隸屬於藏緬語族下，而與緬彝語支與庫基-欽-那加語支等並列。

本文從這一種分類法出發，討論原始漢藏語分化為上古漢語與原始藏緬語所發生的韻母的語音變化，其中漢語上古音係根據李方桂先生 (1971) 的構擬，原始藏緬語則是根據白保羅 (Benedict 1972) 的構擬，至於原始漢藏語的韻母則根據我自己 (Gong 1995) 的構擬。本文在引用白保羅的構擬的同時，也對他的構擬提出若干修正意見。本文並指出白保羅的構擬只要稍作修改便能與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相容，也能與我的原始漢藏語的韻母系統相聯。本文主要的目的在於對向來個別發展、缺少聯繫的漢語上古音研究與原始藏緬語的構擬加以整合，以呈現整個漢藏語系語言音韻發展的軌跡。

1. 引言

漢藏語系的分類自來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孔好古 (Conrady 1896) 把漢藏語分成東支 (漢台語支) (Die östliche (siamesisch-chinesische) Gruppe) 與西支 (藏緬語支) (Die westliche (tibeto-barmanische)

Gruppe)。¹ 在中國最早提出漢藏語系分類的是李方桂先生 (1937)，² 他在〈中國的語言與方言〉一文中把漢藏語分為漢語、侗台語族 (Kam-Tai)、苗瑤語族 (Miao-Yao)、與藏緬語族 (Tibeto-Burman)，他這一分類法支配了中國學術界幾十年，羅常培、傅懋勳 (1954) 以及馬學良 (1991:2) 都沿用這一說法。謝飛 (Shafer 1955) 則把漢藏語分為漢語族 (Sinitic Division)、台語族 (Daic Division)、藏語族 (Bodic Division)、緬語族 (Burmic Division)、巴爾語族 (Baric Division)、和卡倫語族 (Karenic Division) 等六支。白保羅 (Benedict 1942) 主張侗台語與苗瑤語不屬於漢藏語系，在《漢藏語言概論》(*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Benedict 1972) 一書中，他把漢藏語分為漢語族和藏－克倫語族 (Tibeto-Karen) 兩大類，然後在藏－克倫語族下再分藏緬語 (Tibeto-Burman) 與克倫語 (Karen)。Bradley (1979:15) 及馬蒂索夫 (Matisoff 1983:67) 均認為不必設定中間的藏－克倫語層次，他們都把克倫語支直接隸屬於藏緬語族下，而與緬彝語支與庫基－欽－那加語支等並列。

本文從這一種分類法出發，討論原始漢藏語分化為上古漢語與原始藏緬語時韻母所發生的語音變化，其中漢語上古音係根據李方桂先生 (1971) 的構擬，原始藏緬語則是根據白保羅 (Benedict 1972) 的構擬，至於原始漢藏語的韻母則根據我自己 (Gong 1995) 的構擬。在該文中我繼續更早時的研究 (Gong 1980) 將李方桂先生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直接與藏文和緬甸文比較，而未透過構擬的原始藏緬語，因為在藏緬語言中，藏語與緬甸語是保存古代文獻的兩大古典語言，它們在漢藏比較語言學中的地位正如希臘文、拉丁文與梵文在印歐比較語言學中一樣的重要，而其他的語言則（除了西夏語外）大多沒有古代的

¹ 王力 (1957:25) 即採用此一分類。

² 原文是英文，此文重印於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2, 1973。

文字記錄，而其語音也已經歷了較大的變化，故直接將漢語與藏語或緬甸語比較，有理論上的根據，而在實際上，也因為古典的語言保存的詞彙較豐富，較容易找到同源詞，而且只要在漢語與藏語或漢語與緬甸語之間找到同源詞，便可供判斷是否是漢藏同源詞。在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中，同源詞的數量必須多到能涵蓋所有的音韻結構，才有助於建立整個原始漢藏語的韻母系統。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要把以上述方式建立的原始漢藏語和白保羅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加以比較，看看是否可以互相聯貫。我以前所作的研究與這次的研究，牽涉的詞彙並不完全重疊，而且在同源詞的數量上也有很大的差異（本文中所討論的漢藏語同源詞數量較少）。原始藏緬語的詞彙，如果在藏語和緬甸語中都沒有保存，則在我以前的研究中無法加以利用；反過來說，如果與漢語同源的詞彙只保存在古藏語或古緬甸語中，則在我以前的研究中雖可能加以利用，但這樣的詞彙卻不可能出現在藏緬語的比較研究中。藏緬語的比較研究所能加以討論的詞彙，都至少應出現在藏緬語族中兩個以上的語支，而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能加以討論的詞彙，卻只須出現在藏緬語族中的一個語支及上古漢語。這就是我以前的論文與本文所討論的同源詞不一定重疊的原因。當然同源詞出現在越多的語支，其可靠性越大，因為這樣才更容易排除詞彙的相似起因於巧合與移借的情形。

本文的研究另外還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就是要把漢語上古音的研究與藏緬語的研究聯貫起來，本文試著從藏緬語的角度檢討漢語上古音的構擬，另一方面也試著從漢語上古音的角度檢討原始藏緬語的構擬。這樣的作法，並不意味著方法上的循環論證，這種作法主要的目的是要針對漢語上古音與原始藏緬語的構擬，從各種角度，找出最能圓滿解釋所有現象的最佳解決方法。漢藏語同出一源，漢語的歷史能藉同源的藏緬語而得到闡釋，而藏緬語的歷史也能藉同源的漢語而加以了解，而這也正是歷史比較語言學給我們最大的啟發。

2. 漢語上古音韻母系統的構擬

關於漢語上古音韻母系統的構擬，學者之間差異很大，董同龢 (1954:146-166) 的上古韻母系統，非常複雜，但撇開區別（後來演變為中古）一、二等韻的輔助符號，以及用輔助符號與各種不同的 a（如 α , a, ϑ , A, 與 æ ）來解釋漢語從上古到中古不同的演變以外，基本上是如下六個元音的系統：

		u
e	ɔ	o
		ɔ
	a	

藤堂 (1957:261) 的元音系統也與此相同，但這樣的元音系統卻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所看到的世界許多語言，其元音系統一般都呈現對稱的結構（參看 Trubetzkoy 1962:86-114；服部 1963:165；Lehmann 1992:98f），不對稱的語言可以說是少之又少，然而在董同龢的系統中，我們看到前元音只有一個 e（佳部），而後元音卻有 u（侯部）、o（幽部）、ɔ（宵部）三個，非常不對稱。我們不禁要懷疑，漢語上古音的元音系統果真是屬於這種類型上極少見的一種，這樣的系統如何拿來與元音結構成對稱的藏、緬語³ 比較。然而上古漢語侯、幽、宵三部，高本漢以來一般都認為是後元音，而前元音則僅有一個佳（支）部，如何才能解釋為對稱的系統呢？

打開此一僵局，提出一個頗具創意的新系統的乃是王力 (1957:77-101)，他把一般認為是後元音的幽、宵兩部解釋為具有 ɔ、a 元音的複韻母 ɔu、au，由此而得到如下呈現對稱的新結構：

³ 古藏語的元音呈現 a, e, i, o, u 五個元音對稱的系統，而早期的緬甸語元音則呈現 a, i, u 三個元音對稱的系統（參看 Benedict 1972:59）。

e	o
	ɔ
a	ɑ

王力把幽部與宵部的元音，從高本漢以來認為是後元音的根深蒂固的偏見中解放，為上古漢語建立了一個嶄新的系統。在上古音研究上，這是一項重大的突破，⁴ 在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上這也是重要的里程碑。他的上古音元音系統，只要略加修改便可以成為漢藏語比較研究的基礎。例如他的前 a（歌部）與後 ɑ（魚部），基本上呈現互補的分布，只有在單獨出現時才構成對比，所以只要認為上古歌、魚兩部有不同的韻尾（例如：歌部 ad、魚部 ag），或者如他後來（王 1985: 53, 57）的看法，把魚部構擬為 ɑ，歌部構擬為 ai，兩者便可合而為一。另外一個問題是，他的系統中有 e 與 o，而沒有通常一般語言皆具備的 i 與 u，令人啓疑他的 e 與 o 是否實際上是 i 與 u。他構擬為 o 的侯部字，董同龢正是構擬為 u，而他的 e，李方桂先生（1971:23）從上古真、脂、耕、佳（支）四部沒有一等韻而有四等韻 ie，認為「只要假定上古的 *i 分裂為一個複合元音 ie (vowel breaking)，就可以解釋四等的韻母」，當然也就解釋了真、脂、耕、佳（支）四部為什麼沒有一等韻的問題。

李方桂先生（1971）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韻母系統，其特點是元音只有 a, i, u, ɔ 四個，而韻尾則除了 *-p, *-t, *-k, *-m, *-n, *-ng, *-b, *-d, *-g 及 *-r 之外，尚有圓唇的舌根輔音 *-kw, *-gw, *-ngw。他將王力的幽部 ɔu, ɔuk 與宵部 au, auk 改為帶有圓唇舌根輔音韻尾的幽部 ɔgw, ɔkw 與宵部 agw, akw。他的元音系統與輔音韻尾可圖示如下 (Li 1971:61)：

⁴ 不幸的是，他後來（王力 1985:51-60）又回到與董同龢相同的系統，卻以幽部元音為 u，宵部元音為 o，侯部元音為 ɔ。按：董同龢係以侯部元音為 u，幽部元音為 o，宵部元音為 ɔ。

元音		輔音韻尾			
i	u	-m	-n	-ng	-ngw
ə		-b ~ -p	-d ~ -t	-g ~ -k	-gw ~ -kw
a					

在他的系統裡，上古歌部字大部分收 *-r，只有少數（中古變入佳韻的字）收 *-d，脂部字全部收 *-d，而微部則除了中古入支韻與戈韻的字收 *-r 以外，其餘全部收 *-d。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來，漢語上古脂、微、歌三部字與原始藏緬語的 *-r、*-l 與 *-y 都有同源的例子（龔 1993；Gong 1995），故我（Gong 1995:62-64, 66-67, 69）為這些字的漢語上古音分別構擬了 *-r、*-l 與 *-d- 等韻尾。

關於上古漢語有無陰聲韻尾 *-g, *-d, *-b 的問題，一直是學界爭論的焦點，⁵ 白保羅（Benedict 1972:185）曾從藏緬語的角度提出他的看法，他從高本漢的構擬出發，舉了如下的漢藏語的比較（括號中的音是本文所用的李方桂先生的構擬）：

	上古漢語	原始藏緬語
九	kjǔg (*kjəgw)	*d-kuw
舊	g'ǐüg (*gwjəgh)	*gu
嗽	sug (*sugh)	*su(w)
負	b'ǐüg (*bjəgx)	*buw
鳩	kjôg (*kjəgw)	*kuw
舅	g'ǐög (*gjəgw)	*kuw
四	sjəd (*sjidh)	*b-liy
界	pjəd (*pjidh < *s-bjids)	*biy
死	sjər (*sjidx)	*siy

⁵ 關於陰聲韻尾的爭論，陳新雄（1999:383-407）有詳細的介紹，讀者可以參看。

針對漢語上古音陰聲韻尾的構擬，白保羅說：「在這類詞根中構擬上古漢語 -g、-d 和 -r 詞尾，許多人可能會質疑」。同時就在該處的注 (Benedict 1972:185, note 486) 中說「這個棘手的問題在白保羅 1948b 一文中已得到解決，該文贊成上古漢語韻尾 *-g 和 *-d 分別來自漢—藏語韻尾 *-w 和 *-y 的“過渡音”(offglide) 的解釋」。另外在注 446 中說「這種分析在白保羅 1948 年論文中詳細地展開了，該文指出在聲母和韻尾位置上的 *y > d 和 *w > g 的演變是單一的變動的普遍現象」。

白保羅 (Benedict 1948) 把上古漢語 -g、-d 韻尾解釋為後起的，其立論的根據是高本漢的上古音構擬。高氏把上古漢語魚部字分成兩類，一類收 *-ã-, *-o (Karlgren 1940:18, Class II)，一類收 *-ak, *-ag (Karlgren 1940, Class XVII)。前者因為是開音節，沒有輔音韻尾，它與藏緬語的開音節 *-a 對應 (參看下面的例子)，對白保羅來說不會引起任何困難。然而現在一般主張上古有 *-b, *-d, *-g 韻尾的學者都給魚部字構擬為 *-ag (參看下面括號中李方桂先生的構擬)，與其對應的原始藏緬語同源詞 *-a，後面並沒有 *-w，上古漢語韻尾 *-g 是如何產生的，便無法照白保羅的 *-w > -g 的說法加以解釋。

	上古漢語		原始藏緬語
吾	*ngo	(*ngag)	*ŋa
五	*ngo	(*ngagx)	*l-ŋa~b-ŋa
苦	*k'o	(*khagx)	*ka
魚	*ngjo	(*ngjag)	*ŋya

上面提到白保羅把上古漢語 -g、-d 韻尾解釋為後起的，所據以立論的是高本漢的上古音構擬，在高本漢的系統中，中古的濁塞音 (如：定母 d'、羣母 g' 等) 乃是送氣的，但在上古音的階段，高本漢另外又構擬了一套不送氣的濁塞音 (如：上古 *g->中古喻₃ji-，上古 *d->

中古喻_四 i-)，而韻尾的 -g 與 -d 在高本漢的構擬中正是屬於不送氣的系列。白保羅 (Benedict 1948:198) 指出上古漢語有送氣與不送氣濁塞音，而聲母與韻尾都沒有半元音 y 與 w；但藏緬語卻只有一套濁塞音，而聲母與韻尾都有半元音 y 與 w。他在漢藏語的比較研究中發現，藏緬語的濁塞音所對應的上古漢語，是高本漢的送氣音，而不是不送氣音。白保羅接著指出「上古漢語的 *g 與 *d 出現在聲母與韻尾的位置；在聲母的位置它們只能出現在 i 前面（意指分布上有很大的限制）」，在韻尾的位置「因為它們對應於藏緬語的單元音或半元音，長久以來便被認為是上古漢語中“不受期待的 (unwanted)”成分。獨特的是，藏緬語有韻尾 *-u 或 *-w 的地方，上古漢語有 *-g，藏緬語有韻尾 *-i 或 *-y 的地方，上古漢語有 *-d」。

對此一現象白保羅指出有幾種可能的解釋，其中一項是西門 (Simon 1929) 所採取的，即這一類型的韻尾不但存在於上古漢語，也存在於原始藏緬語中。但對此一說法白保羅以藏緬語沒有證據可以構擬這樣的音為由，而加以排除（本文將提出藏緬語的證據，支持陰聲韻尾的構擬）。他採取的解釋是上古漢語的韻尾 *-g 與 *-d 是「過渡音現象」(offglide phenomena)，據此則原始漢藏語的 *w 與 *u 產生上古漢語 *g，而原始漢藏語的 *y 與 *i 產生上古漢語 *d。白保羅認為這樣的變化不但發生在韻尾的位置，同時也發生在聲母的位置。

隨著上古音研究的進展，高本漢送氣與不送氣濁塞音的對比已經被揚棄，在我們的系統中濁塞音只有一套，它們沒有送氣與不送氣之別，韻尾的 *-g、*-d 與聲母的 *g-、*d- 是相同的音。白保羅所提出的，原始漢藏語的 *w 產生上古漢語 *g，而原始漢藏語的 *y 產生上古漢語 *d 的說法，在聲母的位置而言已知毫無根據。⁶ 至於在韻尾的

⁶ 高本漢為中古音喻_四的上古來源構擬 *d-，但此音現在一般都構擬為 *l-；他為喻_三的上古來源構擬 *g-，但此音據龔煌城 (Gong 1990) 構擬為 *gwrj-。

位置，以下將提出與白保羅相反的說法：即原始藏緬語的 *-w 與 *-y 乃是由原始漢藏語的韻尾 *-g 與 *-d 演變而來，⁷ 上古漢語的 *-g 與 *-d 正是保存了原始漢藏語的韻尾。

反對上古漢語有 *-g、*-d、*-b 韻尾的人所提出的反對的理由之一是認為藏緬語沒有這樣的韻尾（鄭張 1987:78），然而藏緬語韻尾的 *-w 與 *-y 正是原始漢藏語 *-g 與 *-d 的痕跡，在漢藏語的比較中有下列的對應例子：⁸

	OC	PTB		PST
1.	日 *njit	*niy “sun, day” (STC ⁹ #81)	<	*njit~*njid
2.	血 *hwit	*s-hwiy ¹⁰ “blood” (STC#222)	<	*hwit~*hwid
3.	漆 *tshjit	*tsiy “paint” (STC#65)	<	*tsjit~*tsjid
4.	舌 *m-ljat	*m-lay ¹¹ “tongue” (STC#281)	<	*m-ljat~*m-ljad

在上面的例子中漢語都有韻尾 *-t，但同源的藏緬語卻都是 *-y，白保羅 (Benedict 1948:199) 根據這樣的比較認為漢語「日」「血」等字韻尾的 *-t 是詞尾 (suffixed -t)，但這樣的解釋仍無法說明原始藏緬

⁷ 邦新兄 (丁邦新 1979) 根據漢語中古音的音節結構指出「中古音收 -i, -u 尾的韻母多得出乎常情，顯示這些 -i, -u 尾很可能源自上古的輔音尾」(丁 1987:59)。本文旨在證明原始藏緬語的 *-y, *-w 正是源自原始漢藏語的輔音尾。

⁸ 以下 PTB (Proto-Tibeto-Burman) 表示原始藏緬語，PST (Proto-Sino-Tibetan) 表示原始漢藏語，OC (Old Chinese) 表示上古漢語。

⁹ 本文所引用的原始藏緬語的構擬取自白保羅 (Benedict 1972)，書名為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以下引用他的構擬時簡稱 STC，並以「#」號表示該字的序號。

¹⁰ 白保羅 (Benedict 1948:199) 認為，藏緬語的 *s- 是表示身體部位的詞頭。他在上引一書 (Benedict 1972:51) 的正文中，構擬了原始藏緬語 *s-hwiy，但卻在同頁的附註裡改為 *s-hywəy，認為這樣改比較好。下文將指出從漢藏語比較的角度來看，他原先所構擬的 *-iy 實在較優於後來改的 *-əy。

¹¹ 白保羅 (Benedict 1972:64) 構擬了 *m-lay~*s-lay 兩種詞形，其中後者帶有原始藏緬語表示身體部位的詞頭 *s-。從漢藏語的比較看起來，這種 *s- 是原始藏緬語的創新 (innovation)，漢語上古音所帶的詞頭是 *m-。

語元音後面的 -y 的來源。從本文的觀點來看，原始藏緬語的 -y 正是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d，在原始漢藏語中韻尾 *-t 與 *-d 有互相轉換的現象。

原始漢藏語不但有 *-t 與 *-d 的韻尾轉換，另外也有 *-k 與 *-g 的韻尾轉換，例如：

	OC	PTB	PST
5.	角 *kruk	*kruw “horn” (STC#37)	< *kruk~*krug

1 到 5 的例子，都是漢語有入聲韻尾 *-t、*-k，而同源的藏緬語卻是 *-y 與 *-w。在這些例子中，我們如果認為藏緬語的 *-y 來自 *-d，而 *-w 則來自 *-g，那麼漢藏語的比較就只須解釋為何通常的對應關係是上古漢語的 *-t、*-k 對應於藏緬語的 *-t 與 *-k，但在這裡卻例外地對應於藏緬語的 *-y < *-d 與 *-w < *-g。那麼解釋就非常簡單，即：原始漢藏語有同部位輔音韻尾的音韻轉換現象，即傳統的漢語音韻學上所謂的「對轉」的現象。這種現象細分之，有「陰陽對轉」、「陰入對轉」與「陽入對轉」三種，上面的情形是屬於「陰入對轉」的例子。

關於「陰入對轉」還有下面的例子：

	OC	PTB	PST
6.	薄 *bak	*ba “thin” (STC#25)	< *bak~*bag
7.	百 *prak	*r-gya “hundred” (STC#164)	< *br-jak~*br-jag
8.	夕 *sljak	*s-la “moon” (STC#144)	< *s-ljak~*s-ljag
9.	弋 *blək	*b-la “arrow” (STC#449)	< *blək~*bləg
10.	武 *mjagx	*d-mak ¹² “martial/war”	< *mjag~*mjak

¹² 參看 Coblin (1986:108)。他引用了 Matisoff (1972:58) 所構擬的原始緬彝語 (PLB) soldier/war *mak。

- | | | |
|-----------------|---|---------------|
| 11. 負 *bjəgx | *bak, *ba “carry” (STC#26) | < *bjəg~*bjək |
| 12. 霧 *m(r)jugs | *(r)mu·k~*(r-)muw “fog(gy)”
(STC#357, 488) | < *mjug~*mjuk |

上面 6、7、8、9 的漢藏語對應顯示，原始漢藏語元音 *-a 與 *-ə 後面原始藏緬語丟掉韻尾 *-g，而沒留下任何痕跡。我們如果不假定原始漢藏語有陰聲韻尾 *-g，勢將無法解釋上面「薄」「百」「夕」「弋」四字的漢藏語對應關係，而說不定還要主張在這些語詞中漢語的入聲韻尾 *-k 也是「詞尾」，而在例 10、11、與 12 中認為藏緬語 *d-mak、*bak、與 *(r)mu·k 的 *-k 也是「詞尾」。

在例 11 及例 12 中原始藏緬語更有 *bak 與 *ba 及 *(r)mu·k 與 *(r-)muw 兩種形式，關於例 11，白保羅 (Benedict 1972:19，漢譯本 p.16) 根據藏語 N-ba-ba “帶，攜帶”，克欽語 ba “揹（孩子）”，怒語 ba “肩上扛”，加羅語 ba “攜帶”，迪加羅語 ba “揹（孩子）” 等的對應，構擬了原始藏緬語 *ba，但他緊接著便在附註（注 71，漢譯本 p.198）中另外指出「克欽語有 baʔ（低調）（馬然的材料），日旺語—穆特旺方言有 baʔ（怒語支）（莫爾斯的材料），兩者指出早期是 *bak，而不是 *ba」。至於這兩個詞形彼此之間的關係如何，則未見任何說明。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的角度來看，原始藏緬語的 *ba 來自原始漢藏語的 *bag，而 *bak 與 *bag 則只是原始漢藏語中常見的韻尾清濁的轉換而已。

在漢語方面，與此同源的「負」*bjəgx 字屬於之部，是上古陰聲字，但是「負」字無疑的與「背」*bəks 字同源。而「背」從「北」*pək 得聲，「北」則是入聲字。故無論是從漢語內部來看，或從漢藏語的比較來看，認為漢語陰聲字有輔音韻尾，可以解釋上面所提的種種現象，是比較合理的假設。¹³

¹³ 關於構擬上古漢語陰聲韻尾 *-g 的問題，請參看 Gong 1995:57-59。

關於最後一個例子，白保羅說藏緬語 *r-mu·k 是 *(r-)muw 的一種「古同源異形詞」(archaic doublet) (參看 Benedict 1972:77 注 236，漢譯本 p.236)，但他並沒有解釋他所構擬的兩種詞形如何能聯繫起來。正確的解釋已超越原始藏緬語的範圍。答案必須在原始漢藏語「陰、陽、入對轉」的現象中去尋求。本文認為惟有假設原始漢藏語有 *-b, *-d, *-g, *-gw 等陰聲韻尾，才能解釋原始藏緬語同源異形詞的由來。原來 *(r-)muw 來自原始漢藏語 *(r-)mug，它與 *(r-)mu·k 形成同部位輔音韻尾的轉換。這一對同源異形詞也讓我們懷疑白保羅構擬長元音的可靠性（他的 *r-mu·k 元音是長的，但 *(r-)mug 元音卻是短的）。本文反對長元音的構擬，理由請參看本文第四節。

關於「陰陽對轉」的現象，有下面的例子：

OC	PTB	PST
13. 馬 *mragx	*mrang “horse” (STC#145)	< *mrag~*mrang
14. 汝 *njagx	*nang “thou” (STC#407)	< *njag~*njang
	*na “thou” (STC#407)	< *njag
15. 吾 *ngag	*nga “I” (STC p.186)	< *ngag~
印 *ngang		< *ngang

上面 13 與 14 是漢語的陰聲韻尾 (*-g) 對應於藏緬語陽聲韻尾 (*-ng) 的例子。我們如果不承認漢語魚部字（上面的「馬」與「汝」）有陰聲韻尾 *-g，而像王力 (1957:77) 一樣，認為它們是開音節字，那麼在漢藏語的比較中便難於說明漢藏語的對應關係，說不定還要把藏緬語的 *-ng 看作詞尾，才能解釋其來源。但如此一來，連同上面的 *-t, *-k 與這裡的 -ng，我們必須一共假設三種不同的藏緬語詞尾，才能說明漢藏語一些詞的對應關係。

但是，如果假設原始漢藏語及上古漢語都有 *-d, *-g, *-gw 及 *-b 等陰聲韻尾，不但可以給漢藏語這些例外的對應關係統一的解

釋，還可以說明原始藏緬語內部及上古漢語內部若干「同源異形詞」的來源。白保羅 (Benedict 1972:160) 在構擬原始藏緬語 *nang (汝) 的同時也構擬了 *na (汝)，¹⁴ 他認為後者是前者的「非重讀的形式」(unstressed form)，但是這樣的解釋只是專為此特殊情形而設的 (ad hoc) 解釋，無法融進更大的架構內，與其他的現象貫通起來。從本文的觀點來看，白保羅所構擬的兩種詞形正是反映本文所指出的原始漢藏語韻尾 *-ng 與 *-g 之間的音韻轉換。這種音韻轉換不但發生在漢語內部，如：例 15 「吾」*ngag 與「印」*ngang，也發生在藏緬語內部，如：例 14 *nang (汝) 與 *na < *nag (汝) 以及漢藏語之間，如：例 13 藏緬語 *mrang (馬) 與上古漢語「馬」*mrag。

最後還要舉出「陽入對轉」的例子。

OC	PTB	PST
16. 逆 *ngrjak 迎 *ngrjang	*ngrang “contradict, deny” (STC#155)	< *ngrjak ~*ngrjang
17. 新 *sjin < *sjing	*g-sik “new”	< *sjing~*sjik
18. 薪 ¹⁵ *sjin < *sjing	*sing “wood, firewood” (STC#233)	< *sjing~*sjik
19. 涼 *grjang	*grang “cold (weather)” (STC#120) *grak (STC n.124)(JAM)	< *grjang~*grjak

在例 16 中，與原始藏緬語 *ngrang 對應的上古漢語（就意義上而言）是「逆」*ngrjak，兩者處於「陽入對轉」的關係：在漢語方面，《說文》「逆，迎也」，「關東曰逆，關西曰迎」，「逆」與「迎」是方言

¹⁴ 他的根據是塔米語 (Thami)、馬加里語 (Magari)、切邦語 (Chepang) 的 naŋ，克欽語 (Kachin) naŋ~na，緬語 naŋ “你”，加羅語 (Garo) naʔa “你”，naŋ-ni “你的”，盧舍依語 (Lushei) 及迪馬爾語 (Dhimal) 和怒語 (Nung) na “你”等。參看 Benedict 1972 #407。

¹⁵ 關於上古漢語 *-ng > -n 的變化，白保羅 (Benedict 1948:199) 認為是在高前元音 *-i- 後同化作用所引起的變化 (assimilative shift)。

的「同源異形詞」，兩者也是處於「陽入對轉」的關係，另外又有「迓」**ngrags* 字是陰聲字，所以可以說在漢語是「陰、陽、入」三字俱全；在藏緬語方面，緬甸語有 *nrâ* “meet with”（遇見，碰到）與原始藏緬語的 **ngrang* 形成「陰陽對轉」的關係。例 17 **g-sik* 是馬蒂索夫教授的構擬，此字與漢語「薪」**sjing > *sjin* 字形成「陽入對轉」。「新」與「薪」二字，漢語同音，在緬甸文也是同音，都作 *sac < *sik*，漢語與緬甸語形成「陽入對轉」。例 19 馬蒂索夫教授構擬原始緬彝語 **grak*，與 **grang* 構成「同源異形詞」，二者也是處於「陽入對轉」的關係。由此可見「陰、陽、入對轉」是漢藏語言相當普遍的現象，這種現象支持我們漢語上古音陰聲韻尾的構擬。

關於「陰、陽、入對轉」的現象如何產生的問題，我們從現代的藏緬語中仍可以找到一些蛛絲馬跡。孫宏開 (1982:22-23) 曾指出「在獨龍語中，韻母帶 *m*、*n*、*ŋ* 韻尾的音節，當其後一音節的聲母為清輔音時，則 *m*、*n*、*ŋ* 在連讀時變成同部位的清塞音 *p*、*t*、*k*」。他舉了如下的例子：

*cũm*⁵³ (房子) + *pɔn*⁵⁵ (官) → *cũp*⁵³ *pɔn*⁵⁵ (主人)
*kǎn*⁵⁵ (菜) + *tɪ*⁵⁵ (水) → *kǎt*⁵⁵ *tɪ*⁵⁵ (菜湯)
*ɕiŋ*⁵⁵ (柴) + *tsɔŋ*⁵⁵ (堆) → *ɕik*⁵⁵ *tsɔŋ*⁵⁵ (柴堆)

張濟川 (1986:17-21) 也提到倉洛門巴語中類似的現象。謝飛 (Shafer 1940) 說：「我們常常發現一個語言的塞音在另一個語言變成相對應的鼻音，如 */-p/ > /-m/*，或倒過來，鼻音變塞音」，又說：「我們對漢藏語的較大次分類（例如：原始藏緬語——譯者）與原始漢藏語的構詞法知道的太少，我們不能不考慮一種可能性，即語根韻尾輔音的這種變化乃起因於現在或過去存在的詞尾的影響」。

3. 原始藏緬語韻母系統的構擬

關於原始藏緬語的韻母，白保羅 (Benedict 1972:58) 構擬了如下的系統：

(-u)	(-o)	-a	(-e)	(-i)
-uw	-ow	-aw	(-ew)	—
		-a·w		
—	(-oy)	-ay	-ey	-iy
		-a·y		

白保羅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有 a, o, u, i, e 五個元音，他指出「除了 a 以外，在詞末位置的單元音很少見，而就整體而言，元音加 w 或 y 的結合則是這個元音系統的特徵」，在上表中他把韻母少見的放在括弧內。

白保羅的這項觀察非常重要，因為原始藏緬語元音系統的特徵與上古漢語陰聲韻尾的構擬互相呼應，顯示原始漢藏語是沒有開音節的語言，我曾在早年的論文 (Gong 1980:461) 中指出原始藏緬語的 -y 韻尾正是原始漢藏語 *-d 韻尾的反映，而原始藏緬語的 -w 韻尾則是原始漢藏語 *-g 韻尾的反映，比較研究的結果顯示，只有在原始漢藏語的 ə 與 a 元音後，韻尾 *-g 才在原始藏緬語中完全消失，而沒留下任何痕跡。

根據白保羅 (Benedict 1972:61) 的說明，原始藏緬語 *-iy 的構擬乃是根據緬甸語 -e < *-iy 與藏語、克欽語 (Kachin)、加羅語 (Garó)、盧舍依語 (Lushei) 以及其他大部分藏緬語言中的 -i 對應而來，例如根據「死」字藏語 *si-ba*，克欽語 *si*，緬甸語 *se*，加羅語 *si*，盧舍依語 *thi* 構擬原始藏緬語 **siy*。至於原始藏緬語 *-uw 則是根據緬甸語 -ui < *-uw 與其他語言 -u 的對應而來，例如根據「九」字藏語 *dgu*，克欽

語 *dʒəkhu*，緬甸語 *kui*，加羅語 *sku*，盧舍依語 *kua*（-a 是詞尾）構擬原始藏緬語 **d-kuw*。

白保羅在構擬了五個元音的系統後，緊接著便在同處注 188 (Benedict 1972:57) 中說「現在看來，承認藏緬語言有元音 ə 是恰當的，但它只在非結尾位置上出現。這特別是指韻母 *-əw 和 *-əy (比構擬為 *-uw 和 *-iy 更恰當)」(漢譯本 p.223)。

我們認為承認藏緬語言有元音 ə 是恰當的，但是並非要以 *-əw 和 *-əy 取代 *-uw 和 *-iy，而是要以 *-əw 和 *-əy 取代 *-ow 和 *-ey。從漢藏語歷史比較的觀點來看，白保羅上表中沒有加括弧的字，正是原始漢藏語演變而來的字，當中 *o 只出現在 *-w 前面，而 *e 則只出現在 -y 前面。這種互補的分布透露出其演變的歷史，即它們都來自更早的 *ə，後來 *-əw 演變成 *-ow，*-əy 演變成 *-ey，乃是同化作用所產生的自然的演變。經過這樣的解釋，原始藏緬語的音韻系統將呈現如下的面貌：

元音			元音		
(i)	(u)	iy			uw
	(ə)		əy		əw
	a		ay	a	aw

至於白保羅所引的上面兩個例子中，「死」字的藏緬語同源詞，元音都是 -i (緬甸語的 -e 也是來自較早的 -iy)，顯然原始藏緬語元音構擬作 *-iy 是正確的，白保羅為甚麼要改擬作 *-əy，原因不得而知，但他的比較研究，在漢語上古音部分係根據高本漢的構擬，而高氏對上古韻母的構擬「脂」「微」不分，都擬作 *-ə 元音，例如「死」「妣」二字高本漢構擬為 **sjər* > *si* (Karlgren 1957 GSR 558a)、**pjər* > *pi* (Karlgren 1957 GSR 122)，也許白保羅在他完成藏緬語的研究，進而

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時，受到高氏的影響，以致作此改變。但此二字在李方桂先生 (1971:48) 的系統裡分別構擬為 *sjidx > si、*pjidx > pi (按：李先生文中有「比」字而無「妣」字，但「妣」與「比」同音，可據引)，元音都作 i。原始藏緬語作 *-iy，其中 *-y 乃是原始漢藏語 *-d 的反映。

關於白保羅後來要把他原先所構擬的 *-uw 改為 *-əw，我們也認為十分不妥，從白保羅所引上面兩個例子中的藏緬語「九」字來看，它在現代藏緬語的反映都是 -u，他把原始形式構擬作 *-uw 是根據古緬甸文而來，實無理由改為 *-əw。從漢藏語的比較來看，原始藏緬語的 *-uw 對應於上古漢語的幽、侯二部，此二部字李方桂先生分別構擬為 *-əgw 與 *-ug，而這也正是原始漢藏語的形式。原始漢藏語的 *-ə 元音，受它後面的圓唇舌根音韻尾 *-gw 的影響，變成原始藏緬語的圓唇元音 *-u-，這是同化作用，解釋起來順理成章，所以本文認為白保羅原先的構擬才是正確的。雖然構擬 *-iy 與 *-uw 容易被解釋成代表長元音，而顯得有點奇怪，但韻尾 *-y 與 *-w 正是原始漢藏語輔音韻尾 *-d 與 *-g, *-gw 的反映，是正確的構擬。以下各舉一例，以示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 *-d 與 *-g, *-gw 的變化。

PST		OC		PTB
*sjid	>	死	*sjidx	*siy “die” (STC#232)
*njug	>	乳	*njugx	*nuw “breast; milk” (STC#419)
*kjəgw	>	九	*kjəgwx	*d-kuw “nine” (STC#13) p.131

4. 原始漢藏語韻母系統的構擬

白保羅 (Benedict 1972:126, note 344) 認為「如果不給漢—藏語建立一個包括七個元音的系統，就無法對漢語的元音作出解釋」。他根據

高本漢的構擬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而高本漢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包括大約十個元音，他 (Benedict 1972:179) 乃說：「顯然這個元音系統比藏緬語要豐富得多，因此進行比較分析的確會產生嚴重的困難」。

我根據李方桂先生 (1971) 的上古音作漢藏語的比較研究，在先前的兩篇論文 (Gong 1980, 1995) 中指出漢藏語的元音與上古漢語一樣，只有四個元音。本文上一節也指出，原始藏緬語其實也只有四個元音，所以無論是原始漢藏語、原始藏緬語、或上古漢語都有相同的元音系統。據此進行比較研究沒有任何困難，漢藏語元音的演變已不難清楚加以描繪，剩下的只是介音的問題而已。

由於漢藏語的比較顯示，漢語有三等介音 -j- 的字，同源的藏緬語往往沒有介音 -j- (藏緬語的轉寫 -j- 一般都寫作 -y-)。包擬古 (Bodman 1980:157-161) 便把漢、藏語都有的 -j- 稱為「原生性的 -j-」(primary yod)，而把漢語才有而藏緬語所沒有的 -j- 稱為「次生性的 -j-」(secondary yod)，而加以區別。由於上古漢語的三等介音是由漢語中古音推上去的，有些學者如鄭張尚芳 (1987) 便懷疑上古漢語是否有介音 -j-，而認為中古漢語的 -j- 是後起的。他根據李榮 (1956:150) 的「切韻韻母表」製成下面的統計表。

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總計
韻數	14	12	30	5	61
百分比	23%	20%	49%	8%	100%

根據上面的統計，他 (1987:73) 說「大家可以看出來這很不像是並列的四類。三等的韻數獨多，占了差不多一半，比一等還多出一倍以上。其實是一、二、四等三者合起來共計 31 韻，才跟三等大致相當。前人的研究都認為這在中古是帶不帶 j 介音的對立：三等帶，一、二、四等不帶。這裡有個疑問，上古是否也如此？如果不是，那麼，中古

這種格局是怎麼形成的呢？如果是，那爲什麼漢語帶顎介音 *j* 的韻這樣多？漢語的各親屬語言中顎化音跟非顎化音不是平列的兩類，並不均等，並都是非顎化音大大多于顎化音的。漢語跟兄弟姊妹語幹嘛差別那麼大呢？看來認爲自古如此的這種解釋不妥」。

從上古漢語音節結構的觀點來看，一等、二等、四等是屬於一類，它們都不帶介音 *-j-*，三等是一類，它們都帶介音 *-j-*，兩者韻數的比例是 31 比 30，三等的韻數並不獨多，還少了一個。詳細一點說：從上古漢語的觀點來看，四等與一等只是元音的不同，四等的元音是 **-i-*，上古 **-i-* 元音的韻部（脂、真、佳、耕四部）都只有四等韻而沒有一等韻，四等乃是由一等變來，它們都是沒有介音的韻，所以一等與四等是一類，應該合併計算。至於二等韻，它乃是上古有 **-r-* 介音的韻（或更精確的說，它乃是聲母帶 *-r-* 的複聲母所構成的韻），把有 **-r-* 介音的韻與沒有 **-r-* 介音的韻分開來計算，韻數自然就少。至於三等韻則因爲它們包括 **-j-* 與 **-rj-* 兩種不同的介音，韻數特別多是不足爲奇的（關於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請參看龔 1997）。

關於漢語的各親屬語言顎化音少是因爲它們丟掉介音的緣故，我 (Gong 1995:42-45) 曾引西夏語爲證，指出原始藏緬語的 **-j-* 仍然保存在西夏語中，據此可以間接反證漢語中古音的 *-j-* 是後起的說法。西夏語保存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拿上一節末尾所舉的漢藏語比較的例子來看，其西夏同源詞如下：

PST		OC		西夏語 ¹⁶	PTB ¹⁷
*sjid	>	死 *sjidx		𐵑 *sj ²	*siy “die” (STC#232)
*njug	>	乳 *njugx		𐵑 *nju ²	*nuw “breast; milk” (STC#419)
*kjəgw	>	九 *kjəgw		𐵑 *gji ¹	*d-kuw “nine” (STC#13) p.131

¹⁶ 西夏語的構擬音中右上角的數字，1 表示平聲，2 表示上聲。

¹⁷ 西夏語的證據顯示白保羅的 PTB 構擬並不正確，下面三字都應該有介音 *-j-* 才對。

在西夏韻書《文海》一書中，西夏韻母的排列方法是依照一、二、三等韻的次序排列 (Gong 1994)，各家的西夏語音構擬內容有不少差異，但就三等音的構擬而言是相當一致的，因為構擬所依據的對音資料是十二世紀末漢語的三等字。所以把西夏語三等字構擬為帶 *-j- 的音，應該沒有爭論的餘地。漢語與西夏語都帶介音 *-j- 的字，可以認為在原始漢藏語與原始藏緬語都帶介音 *-j-。本文所引用的原始藏緬語詞形都照引白保羅的構擬，未加以更改，惟本文是認為漢語有介音 *-j- 的地方，原始藏緬語應該也有介音 *-j-。只是就構擬原始藏緬語而言，只有當比較所引用的同源詞顯現介音 *-j- 時才能構擬介音 *-j-，比較的材料中沒有引用西夏語，就無法確定哪些字帶有介音 *-j-，哪些字不帶介音 *-j- 了。

另外必須一提的是，原始漢藏語究竟有沒有區別元音長短的問題。就我們的資料來看，答案似乎是否定的。白保羅 (Benedict 1948: 200) 提到「上古漢語元音的區別顯示原始漢藏語原先有量的區別 (quantitative distinction): 漢藏語 *tsik “節”, *nīng “年”, 與 *sǐng “樹, 木材” 構成對比」。他隨即在括弧中說「元音的長短在原始藏緬語中保存得很少」。白保羅後來 (Benedict 1972: 180) 再提到同一個問題時又說，現在有一些比較語言學上的證據，支持他原先的假設，即漢語詞中元音 iě (三等韻) 對 ie (四等韻) 的區別反映原始漢藏語長短元音的區別。他引米基爾語 (Mikir) 與斯戈語 (Sgaw) 的例子為證，認為漢語「薪」與「年」二字中元音的區別反映原始漢藏語「長短的區別」(length distinction)。他舉的例子如下：

	原始漢藏語	米基爾語	斯戈語	漢語
樹木	*siŋ	theŋ	θe	sǐěn 「薪」
年	*s-ni·ŋ	niŋ	ni	nien 「年」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白保羅引為原始藏緬語有元音長短之別的米基爾語與斯戈語的例子，並不是直接顯示元音的長短，而是顯示元音的高低：漢語有三等介音的「薪」字，米基爾語與斯戈語元音作 e，而漢語沒有三等介音的「年」字，米基爾語與斯戈語元音作 i。白保羅是把元音高低的區別認為是反映元音的長短。

其實我們只要假設，在這兩種語言中帶三等介音的 **-ji-*，先變成 **-je-*（像上古漢語「薪」**sjin* > 中古音 *sjĕn* 一樣），然後像其他許多藏緬語一樣，也丟掉了介音 *-j-*，而「年」**nij* 的元音則保持不變，這樣便可以合理解釋米基爾語與斯戈語元音的對比，不必假設是來自於元音長短的不同。這個例子再度顯示原始藏緬語仍然保存著三等介音 **-j-*，它在許多藏緬語中脫落是更晚的事。

本文主張，漢語「節」**tsit* < **tsik*、「年」**nin* < **ning*、與「薪」**sjin* < **sjing* 等字的區別，在於最後一個字有三等介音 **-j-*，而前面兩個字則沒有。三等介音 **-j-* 雖然在許多藏緬語中都脫落，但在西夏語中卻仍然保存著。根據漢語與西夏語的證據我們可以構擬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例如：

	原始漢藏語	上古漢語	西夏語
樹木	* <i>sjing</i>	薪 * <i>sjin</i> < * <i>sjing</i>	蕤 * <i>sji</i> ¹ 樹、木材、薪
節	* <i>tsik</i>	節 * <i>tsit</i> < * <i>tsik</i>	胤 * <i>tsewr</i> ¹ < * <i>tsiwr</i> ¹ 節

原始漢藏語的介音 **-j-* 在藏語裡的反映是：在 *-i* 元音前它使 **-j-* 前面的聲母顎化，例如：

	原始漢藏語	上古漢語	藏語
樹木	* <i>sjing</i>	> 薪 * <i>sjin</i> < * <i>sjing</i>	śing
死	* <i>sjid</i>	> 死 * <i>sjidx</i>	śi, * <i>N-śi</i> > <i>N-tśi</i>
辛	* <i>sjin</i>	> 辛 * <i>sjin</i>	* <i>m-śin</i> > <i>m-tśin</i>

節	*tsik	>	節	*tsit < *tsik	tshigs
日	*njit~*njid	>	日	*njit	nyi
年	*ning	>	年	*nin < *ning	ning

白保羅對他的長短元音之說似乎並不堅持，因為他在書中 (Benedict 1972 STC#64, 368, 233) 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薪、年、節」三字元音都相同，並沒有標示「長短的區別」。白保羅另外也在書中多處提到原始漢藏語元音長短的區別，但也都缺乏直接的、能令人信服的證據。本文認為原始漢藏語有介音 *-j- 而沒有元音長短的區別。

5. 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的韻母演變

5.1 關於韻尾的演變

原始漢藏語 *-p, *-t, *-k, *-m, *-n, *-ng 等韻尾，在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都保持不變（但上古漢語，*-k 與 *-ng 在高元音 *-i- 後有 *-k > *-t, *-ng > *-n 的不規則變化），*-kw 與 *-ngw 在原始藏緬語變為 *-k 與 *-ng，在上古漢語則仍然保存，但到了中古漢語 *-kw 與 *-ngw 也與原始藏緬語一樣變為普通的 *-k 與 *-ng。

	PST	OC		PTB	
*-p	*-jəp	汲 *kjəp		*ka·p	“draw (water)” (STC#336)
		泣 *khrjəp		*krap	“weep” (STC#116, p.41, p.73)
		立 *(g-)rjəp		*g-ryap	“stand” (STC#246)
	*-jap	接 *tsjap		*tsyap	“join, connect” (STC#186)
	*-jup	入 *njəp		*nup~*nip	“sink” (STC#400)
*-t	*-iat	八 *priet		*b-r-gyat	“eight” (STC#163)
		殺 *r-siat		*g-sat	“kill” (STC#58)

	*-uat	脫 *hluat	*g-lwat	“free, release” (STC#209)
	*-jit	一 *jit	*it	“one” (STC p.94)
*-k	*-ək	翼 *lək	*lak	“arm, hand” (STC#86)
	*-jək	織 *tjək	*tak	“weave” (STC#17)
		息 *sjək	*sak	“breathe, breath” (STC#485)
		食 *N-ljək	*(m-)lyak	“lick” (STC#211)
		飼 *s-ljəks	*(s-)lyak	“feed an animal” (STC#211)
	*-ik	節 *tsik > *tsit	*tsik	“joint” (STC#64)
		縊 *·iks, *·jiks	*ik	“strangle” (STC#113)
	*-jik	蝨 *srjik > *srjit ¹⁸	*s-rik	“louse” (STC#439)
	*-juk	曲 *khjuk	*guk~kuk	“bend; crooked” (STC p.77)
*-kw	*-əkʷ	毒 *dəkʷ	*duk~*tuk	“poison” (STC#472)
	*-jəkʷ	腹 *phjəkʷ, *bjəkʷ	*pu·k~*buk	“cave; belly” (STC#358)
		六 *dɾjəkʷ	*d-ruk	“six” (STC#411)
*-m	*-əm	含 *gəm	*gam	“put into mouth” (STC#491)
		頷 *gəm	*gam	“jaw (molar teeth)” (STC#50)
	*-jəm	飲 *jəmɣ	*am	“eat, drink” (STC#481)
		尋 *ljəm	*la[·]m	“fathom (arm-spread)” (STC p.71, n.220)
	*-jim	垠 *khjəmɣ “pit”	*kim	“house” (STC#53)
	*-um	三 *səm	*g-sum	“three” (STC#409 p.131)
	*-jum	尋 *ljəm ¹⁹	*lum	“warm” (STC#381)
*-n	*-an	乾 *kan	*kan	“dry up” (STC p.166)
	*-jin	辛 *sjin	*m-sin	“liver” (STC#234)
		“bitter, pungent”		

¹⁸ 關於上古漢語 *-k > *-t 的變化，白保羅 (Benedict 1948:199) 認為是在高前元音 *-i- 後同化作用所引起的變化 (assimilative shift)。

¹⁹ 參看高本漢 (Karlgren 1957 GSR 662a) 「尋 ‘a measure (8 ch’i) (Shi); loan for *id.* to warm up (sc. food) (Kuoyü)’」。Coblin (1986:158) 為此字構擬原始漢藏語 *ljum。

*-ng	*-jəŋg	夢 *mjəŋgs	*mang	“dream” (STC#82)
		蒸 *tjəŋg	*taŋ	“pine, fir” (STC n.215)
	*-jang	紡 *phjangx	*paŋ	“spindle” (STC#48)
		涼 *grjang	*graŋ	“cold (weather)” (STC#120)
		迎 *ngrjang	*ŋaŋ	“contradict, deny” (STC#135)
	*-ing	盈 *bling	*bliŋ~pliŋ	“full, fill” (STC#142)
		年 *ning > *nin	*niŋ	“year” (STC#368)
	*-jing	名 *mjing	*r-miŋ	“name” (STC#83)
		甥 *srjing	*sriŋ	“sister” (STC p.108,171)
		薪 *sjing > *sjin	*sing	“tree, wood” (STC#233)
		仁 *njing > *njin	*s-niŋ	“heart” (STC#367)
*-ngw	*-jəŋgw	躬 *kjəŋgw	*guŋ	“body” (STC p.182)

原始漢藏語的 *-b，我們只看到一個例子「柔」。²⁰ 此字的原始藏緬語白保羅構擬作 *now，我們依上文的解析改寫為 *nəw。原始漢藏語的 *-d 在上古漢語仍然保存，但在原始藏緬語則變為 *-y，原始藏緬語的「焜」，白保羅構擬作 *mey，我們依上文的解析改寫為 *məy。此字依正常的變化演變為藏文的 me 與緬甸語的 mi。原始漢藏語的 *-g，也在上古漢語中保存，而在原始藏緬語中在元音 *a 與 *-ə 之後，未留下任何痕跡完全消失。在元音 *u 之後 *-g 變為 *-w。原始漢藏語的 *-gw 在上古漢語中保存，但在原始藏緬語中都變為 *-w。

	PST	OC		PTB	
*-b	*-əb	柔 *njəb > *njəgw		*nəw	“tender, soft” (STC#274)
*-d	*-əd	焜 *smjədx		*məy	“fire” (STC#290)
	*-ad	籩 *padx/s		*pwa·y	“husks” (STC#170)
		太 *tads		*tay	“big” (STC#298)

²⁰ 關於「柔」*njəgw < *njəb 的變化，請參看 Gong 1995:61。

		螺	*kwadx	*kwa-y	“bee” (STC#157)
		我	*ngadx	*ŋay	“I; self” (STC#285)
		移	*lad	*lay	“change, exchange” (STC#283)
	*-id	四	*sjids	*b-liy	“four” (STC#410, p.94, p.131)
	*-jid	妣	*pjidx	*piy	“grandmother” (STC#36, p.185)
		畀	*sbjids	*biy	“give” (STC#427, p.103)
		几	*krjidx	*kriy	“foot” (STC#38)
		屎	*skhljidx	*kliy	“excrement, dung” (STC #125, p.178)
		死	*sjidx	*siy	“die” (STC#232)
*-g	*-əg	母	*məgx	*ma	“mother” (STC#487)
	*-jəg	負	*bjəgx	*ba, *bak	“carry” (STC#26)
		子	*tsjəgx	*tsa	“child, offspring” (STC p.27)
		慈	*dzjəg	*m-dza	“love” (STC#67)
		孳	*dzjəgs	*za	“child, offspring” (STC#59)
		耳	*njəgx	*r-na~*g-na	“ear” (STC#453)
		牛	*ngwjəg	*ŋwa	“cattle” (STC#215)
	*-ag	補	*pagx	*pa	“sew, patch” (STC p.122)
		苦	*khagx	*ka	“bitter” (STC#8)
		吾	*ngag	*ŋa	“I” (STC p.186)
		五	*ngagx	*l-ŋa~*b-ŋa	“five” (STC#78)
		狐	*gwag	*gwa	“fox” (STC p.186)
	*-jag	斧	*pjagx	*r-pwa	“ax” (STC#441)
		夫	*pjag	*(p)wa	“man; husband” (STC#100, pp.24, 74)
		父	*bjagx	*pa	“father” (STC#24)
		無	*mjag	*ma	“not” (STC p.97)
		魚	*ngjag	*ŋya	“fish” (STC#189)
		咀	*dzjag	*dza	“eat” (STC#66)
		汝	*njagx	*na	“thou” (STC#407)
	*-ug	口	*khugx	*kuw	“mouth” (STC p.184)
		寇	*khugs	*r-kuw	“steal” (STC#33)
	*-jug	霧	*m(r)jugs	*(r-)muw	“fog” (STC#357, 488)

		驅 *khjug	*(s-)kuw	“body” (STC p.184)
		乳 *njugx	*nuw	“breast; milk” (STC#419)
*-gw	*-əgw	寶 *pəgwɣ	*puw	“valuable; value, price” (STC#41)
		抱 *bəgwɣ	*buw	“carry (on back or shoulders)” (STC#28)
	*-jəgw	鳩 *kjəgw	*kuw	“pigeon” (STB#495)
		九 *kjəgwɣ	*d-kuw	“nine” (STC#13, p.131)
		舅 *gjəgwɣ	*kuw	“uncle (maternal)” (STC#255)
	*-agw	豪 *gagw	*m/s-gaw	“head” (STC#490)
		號 *gagws	*gaw	“call” (STC#14)
		熬 *ngagw	*r-ŋaw	“fry, roast” (STC#270)
		臊 *sagw	*sa-w	“oil, fat, grease” (STC#272)
	*-jagw	飄漂 *phjagw	*pyaw	“fly” (STC#176)

原始漢藏語的 *-r、*-l，在原始藏緬語中保存，在上古漢語中則依方言的不同而有或保存或變成 *-n 等不同的演變，而造成上古漢語中「歌、寒」「脂、真」與「微、文」諸韻之間的「陰陽對轉」，也造成這些韻母之間的「同源異形詞」。²¹

	PST	OC		PTB	
*-l	*-al	肝 *kan	“liver”	*m-kal	“kidney” (STC#12)
	*-ul	本 *pən		*bul~*pul	“root, stump, tree” (STC p.166)
	*-jul	銀 *ngjən		*(d)-ŋul	“silver” (STC p.15, 173)
		閩 *mjən		*s-brul	“snake” (STC p.15) “a kind of snake”

²¹ 關於此一問題的討論請參看龔煌城 1993。白保羅 (Benedict 1972:172, 漢譯本 p.301) 提到「漢—藏語韻尾 *-r 在漢語中一般似乎以 -n 代替，並有一些 -r~-n 的同源異形詞」。

	*-jal	疲	*brjal	*bal	“tired” (STC#29)
	*-il	洒	*silx	*(m-)s(y)il	“wash” (STC#493, p.173)
*-r	*-ar	播	*s-bars	*bwar	“spread out, sow” (STC pp.172-173) ²²
		皤	*bar, *par	*pwa:r	“white” (STC p.172)
	*-jar	販	*pjans	*par	“trade, buy, sell” (STC p.35)
		鮮	*sjan	*sar	“new, fresh” (STC p.147, 172)
	*-uar	酸	*suan	*swa:r	“sour” (STC p.172)
	*-jur	飛	*pjər	*pur~*pir	“fly” (STC#398)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看到：上古漢語保存原始漢藏語的韻尾 *-g, *-gw 與 *-d，至於原始藏緬語則發生了如下的變化：

1. 原始漢藏語的 *-d 在原始藏緬語演變為 *-y。
2. 原始漢藏語的 *-gw 在原始藏緬語演變為 *-w。
3. 原始漢藏語的 *-g 在 *-u- 元音後演變成原始藏緬語的 *-w。在 *-a- 與 *-ə- 元音後消失，而未留下任何痕跡。

5.2 關於元音的演變

5.2.1 原始漢藏語元音 *-ə

原始漢藏語元音 *-ə 在上古漢語中仍然保存，在原始藏緬語則只有在韻尾 *-d 與 *-b 前保存，在圓唇舌根音前變成 *-u，在其他地方則都變成 *-a。

²² 參看 Matisoff 1994:43。

	PST	OC	PTB	
*-ə	*-əm	含 *gəm	*gam	“put into mouth” (STC#491)
		頷 *gəm	*gam	“jaw (molar teeth)” (STC#50)
	*-jəm	飲 *jəmx	*am	“eat, drink” (STC#481)
		尋 *ljəm	*la[·]m	“fathom (arm-spread)” (STC n.220)
	*-jəp	汲 *kjəp	*ka·p	“draw (water)” (STC#336)
		泣 *khrjəp	*krap	“weep” (STC#116, p.41, 73)
		立 *(g-)rjəp	*g-ryap	“stand” (STC#246)
	*-ək	翼 *lək	*lak	“arm, hand” (STC#86)
	*-ək/g	弋 *blək	*b-la	“arrow” (STC#449)
	*-əg	母 məgx	*ma	“mother” (STC#487)
	*-jək	織 *tjək	*tak	“weave” (STC#17)
		息 *sjək	*sak	“breathe, breath” (STC#485)
		食 *N-ljək	*(m-)lyak	“lick” (STC#211)
		飼 *s-ljəks	*(s-)lyak	“feed an animal” (STC#211)
	*-jəg	負 *bjəgx	*ba, *bak	“carry” (STC#26)
		子 *tsjəgx	*tsa	“child, offspring” (STC p.27)
		慈 *dzjəg	*m-dza	“love” (STC#67)
		孳 *dzjəgs	*za	“child, offspring” (STC#59)
		耳 *njəgx	*r-na~*g-na	“ear” (STC#453)
		牛 *ngwjəg	*ŋwa	“cattle” (STC#215)
	*-jəng	夢 *mjəngs	*mang	“dream” (STC#82)
		蒸 *tjəng	*taŋ	“pine, fir” (STC n.215)

關於下面「焜」與「柔」二字的原始藏緬語，白保羅構擬作 *mey 與 *now，我們曾依本文的解析改寫成 *məy 與 *nəw。

*-əd	焜 *smjədx	*məy	“fire” (STC#290)
*-əb	柔 *njəb	*nəw	“tender, soft” (STC#274)

至於在圓唇舌根音前面，上古漢語與原始藏緬語的對應關係如下：

	PST	OC		PTB	
*-ə	*-əgw	寶 *pəgwɣ		*puw	“valuable; value, price” (STC#41)
		抱 *bəgwɣ		*buw	“carry (on back or shoulders)” (STC#28)
	*-jəgw	鳩 *kjəgw		*kuw	“pigeon” (STB#495)
		九 *kjəgwɣ		*d-kuw	“nine” (STC#13, p.131)
		舅 *gjəgwɣ		*kuw	“uncle (maternal)” (STC#255)
	*-əkɰ	毒 *dəkɰ		*duk~*tuk	“poison” (STC#472)
	*-jəkɰ	腹 *phjəkɰ, *bjəkɰ		*pu·k~*buk	“cave; belly” (STC#358)
		六 *drjəkɰ		*d-ruk	“six” (STC#411)
	*-jəŋgw	躬 *kjəŋgw		*guŋ	“body” (STC p.182)

從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原始漢藏語的 *-ə 受到圓唇舌根音韻尾的影響，在原始藏緬語中演變為 *-u 元音。這是一種同化作用。

5.2.2 原始漢藏語元音 *-a

原始漢藏語元音 *-a 在上古漢語與原始藏緬語中都保存。

	PST	OC		PTB	
*-a	*-ag	補 *pagɣ		*pa	“sew, patch” (STC p.122)
		苦 *khagɣ		*ka	“bitter” (STC#8)
		五 *ngagɣ		*l-ŋa~*b-ŋa	“five” (STC#78)
		狐 *gwag		*gwa	“fox” (STC p.186)
	*-ag/ŋg	馬 *mragɣ		*mraŋ	“horse” (STC#145)
		吾 *ngag, 𠵼*ngang		*ŋa	“I” (STC p.186)
	*-ak/g	薄 *bak		*ba	“thin” (STC#25)
		百 *prak		*r-gya	“hundred” (STC#164)
	*-jag	斧 *pjagɣ		*r-pwa	“ax” (STC#441)
		夫 *pjag		*(p)wa	“man; husband” (STC#100, p.24, 174)

	父	*bjagx	*pa	“father” (STC#24)
	無	*mjag	*ma	“not” (STC p.97)
	魚	*ngjag	*ŋya	“fish” (STC#189)
	咀	*dzjag	*dza	“eat” (STC#66)
*-jang	紡	*phjangx	*paŋ	“spindle” (STC#48)
*-jag/ng/k	汝	*njagx	*na, *nang	“thou” (STC#407)
	若	*njak		“you” (GSR 777a)
*-jang/k	迎	*ngrjang	*ŋraŋ	“contradict, deny” (STC#135)
	逆	*ngrjak		
	涼	*grjang	*grang	“cold (weather)” (STC#120)
			*grak (STC n.124) (JAM)	a doublet of *graŋ
*-jag/k	武	*mjagx	*d-mak	“martial/war” (Matisoff 1972:58)
	夕	*sljak	*s-la	“moon” (STC#144)
*-iat	八	*priat	*b-r-gyat	“eight” (STC#163)
	殺	*r-siat	*g-sat	“kill” (STC#58)
*-uat	脫	*h-luat	*g-lwat	“free, release” (STC#209)
*-ad	簸	*padx/s	*pwa-y	“husks” (STC#170)
	太	*tads	*tay	“big” (STC#298)
	螺	*kwadx	*kwa-y	“bee” (STC#157)
	我	*ngadx	*ŋay	“I; self” (STC#285)
	移	*lad	*lay	“change, exchange” (STC#283)
*-jat/d	舌	*m-ljat	*m-lay	“tongue” (STC#281)
*-an	乾	*kan	*kan	“dry up” (STC p.166)
*-jap	接	*tsjap	*tsyap	“connect” (STC#186)
*-agw	豪	*gagw	*m/s-gaw	“head” (STC#490)
	號	*gagws	*gaw	“call” (STC#14)
	熬	*ngagw	*r-ŋaw	“fry, roast” (STC#270)
	臊	*sagw	*sa-w	“oil, fat, grease” (STC#272)
*-jagw	飄漂	*phjagw	*pyaw	“fly” (STC#176)
*-al	肝	*kan “liver”	*m-kal	“kidney” (STC#12)
*-jal	疲	*brjal	*bal	“tired” (STC#29)
*-ar	播	*s-bars	*bwar	“spread out, sow” (STC pp.172-3)

	皤	*bar, *par	*pwa:r	“white” (STC p.172)
*-uar	酸	*suan	*swa:r	“sour” (STC p.172)
*-jar	販	*pjans	*par	“trade, buy, sell” (STC p.35)
	鮮	*sjan	*sar	“new, fresh” (STC p.147, 172)

5.2.3 原始漢藏語元音 *-i

原始漢藏語元音 *-i 在原始藏緬語完全保存，在上古漢語則除了在唇音韻尾前變為 *-ɔ 以外，在其他地方也都保存。

	PST	OC	PTB	
*-i	*-ik	節 *tsik > *tsit	*tsik	“joint” (STC#64)
		縊 *·iks, *·jiks	*ik	“strangle” (STC#113)
	*-jik	蝨 *srjik > *strjit	*s-rik	“louse” (STC#439)
	*-ing	年 *ning > *nin	*niŋ	“year” (STC#368)
		盈 *bling	*bliŋ~*pliŋ	“full, fill” (STC#142)
	*-jing	名 *mjing	*r-miŋ	“name” (STC#83)
		甥 *srjing	*sriŋ	“sister” (STC p.108, 171)
		新 *sjing > *sjin	*g-sik	“new”
		薪 *sjing > *sjin	*sing	“tree, wood” (PTB#233)
		仁 *njing > *njin	*s-ning	“heart” (STC#367)
	*-id	四 *sjids	*b-liy	“four” (STC#410, p.94, 131)
	*-jid	妣 *pjidx	*piy	“grandmother” (STC#36, p.185)
		畀 *sbjids > *pjids	*biy	“give” (STC#427, p.103)
		几 *krjidx	*kriy	“foot” (STC#38)
		屎 *skhljidx	*kliy	“excrement, dung” (STC#125, p.178)
		死 *sjidx	*siy	“die” (STC#232)
	*-jit	一 *·jit	*it	“one” (STC p.94)
		七 *snjit > *tshjit	*s-nis	“seven” (STC#5, p.131)
	*-jids	二 *njids	*g-nis	“two” (STC#4, p.131)

*-jit/d	日	*njit	*niy	“sun, day” (STC#81)
	漆	*tshjit	*tsiy	“paint” (STC#65)
	血	*hwit	*s-hwiy	“blood” (STC#222)
*-jin	辛	*sjin	*m-sin	“liver” (STC#234)
			“bitter, pungent”	
*-il	洒	*silx	*(m-)s(y)il	“wash” (STC#493, p.173)
*-jim	垠	*khjəmx	*pit	*kim
				“house” (STC#53)

5.2.4 原始漢藏語元音 *-u

原始漢藏語元音 *-u 在原始藏緬語都保存，在上古漢語則只有在舌根音韻尾前保存，在其他地方都變成 *-ə。

	PST	OC	PTB	
*-u	*-ug	口 *khugx	*kuw	“mouth” (STC p.184)
		寇 *khugs	*r-kuw	“steal” (STC#33)
	*-ug/k	角 *kruk	*kruw	“horn” (STC#37)
	*-jug	軀 *khjug	*(s-)kuw	“body” (STC p.184)
		乳 *njugx	*nuw	“breast; milk” (STC#419)
	*-juk	曲 *khjuk	*guk~*kuk	“bend; crooked” (STC p.77)
	*-jug/k	霧 *m(r)jugs	*(r)mu·k~*(r)muw	“fog” (STC#357, 488)
	*-jup	入 *njəp	*nup~*nip	“sink” (STC#400)
	*-ul	本 *pən	*bul~*pul	“root, stump, tree” (STC p.166)
	*-jul	銀 *ngjən	*(d)-ɲul	“silver” (STC p.15, 173)
		閩 *mjən	*s-brul	“snake” (STC p.15)
	*-um	三 *səm	*g-sum	“three” (STC #409, p.131)
	*-jum	尋 *ljəm	*lum	“warm” (STC #381)
	*-jur	飛 *pjər	*pur~*pir	“fly” (STC 398)

6. 結語

本文根據李方桂先生 (1971) 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白保羅 (1972) 所構擬的原始藏緬語、以及龔煌城 (1995) 所構擬的原始漢藏語，進行漢藏語的比較，並討論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以及原始藏緬語韻母的演變。在還沒進行比較以前，先就構擬漢語上古音、原始藏緬語、以及原始漢藏語所引起的若干爭論點作分析討論，並提出作者的看法。本文在引用白保羅的構擬的同時，也對他的構擬提出若干意見。本文的研究顯示，白保羅的構擬只要稍作修改便能與李方桂先生的上古音系統相容，也能與我的原始漢藏語的韻母系統相聯。本文指出這三種語言都各只有四個元音，而從原始漢藏語到上古漢語及原始藏緬語韻母的演變也可清晰的呈現出來。

主張上古漢語有六個元音的學者，若要證明他們所構擬的系統是正確的話，必須能提出證據，說明他們所構擬的漢語上古音與原始藏緬語有那些對應規律，特別是他們所構擬的 *-e-* 和 *-o-* 在藏緬語中的對應關係，看看是否能合理說明上古漢語與原始藏緬語如何從共同的祖語演變發展出來。漢語上古音的研究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我們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漢語內部，只滿足於能解釋漢語內部的現象，而不兼顧漢語與整個漢藏語系的關係。

在本文中，我們據以論證的基礎，在於深信漢語古代的音韻能藉同源的藏緬語的音韻而得以彰明，而原始藏緬語的音韻也因漢語上古音研究的進展而得到闡釋。本文旨在對一向個別發展、缺少聯繫的漢語上古音研究與原始藏緬語的構擬加以整合，以呈現整個漢藏語系語言音韻發展的軌跡。

引用文獻

- Baxter, W. H. III. 1985. Tibeto-Burman cognates of Old Chinese *-ij and *-ij. *Linguistics of the Sino-Tibetan Area: The State of the Art*, ed. by Graham Thurgood, James A. Matisoff and David Bradley, 242-263. Canberra: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Research School of Pacific Studie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 Baxter, W. H. III. 1994. Some phon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 by Hajime Kitamura, Tatsuo Nishida and Yasuhiko Nagano, 25-35. Osaka: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 Benedict, Paul K. 1942.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ern Asia. *AA* 44.4:576-601.
- Benedict, Paul K. 1948. Archaic Chinese *g and *d. *HJAS* 11:197-206.
- Benedict, Paul K. 1972. *Sino-Tibetan: A Conspectus*. Contributing editor: James A. Matisof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漢譯本：《漢藏語言概論》，本尼迪克特著，馬提索夫編，樂賽月、羅美珍譯，瞿霽堂、吳妙發校，198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語言室。
- Bodman, N. C. 1980. Proto-Chinese and Sino-Tibetan: Data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nature of the relationship. *Contributions to Historical Linguistics: Issues and Materials*, ed. by Frans van Coetsem and Linda R. Waugh, 34-199. Leiden: E. J. Brill. 漢譯本：《原始漢語與漢藏語》，包擬古著，潘悟云、馮蒸譯，46-241，1995。北京：中華書局。
- Bradley, David, 1979. *Proto-Loloish*. Scandinavian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Monograph Series No.39. London and Malmö: Curzon Press.
- Coblin, W. South. 1986. *A Sinologist's Handlist of Sino-Tibetan: Lexical Comparison*. Nettetal: Steyer Verlag.
- Conrady, A. 1896. *Eine indochinesische Causativ-Denominativ-Bildung und ihr Zusammenhang mit den Tonaccenten*. Leipzig: Otto Harrassowitz.
- Gong, Hwang-cherng .198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Tibetan, and Burmese vowel systems. *BIHP* 51.3:455-490.

- Gong, Hwang-cherng. 1994. A hypothesis of three grades and vowel length distinction in Tangut.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6-47: 305-314.
- Gong, Hwang-cherng. 1995. The system of finals in Proto-Sino-Tibetan. *The Ancest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41-92.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umber 8. Berkeley: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Karlgren, Bernhard. 1940. Grammata Serica: Script and phonetics in Chinese and Sino-Japanese. *BMFEA* 12:1-471.
- Karlgren, Bernhard. 1957.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BMFEA* 29:1-332.
- Lehmann, Winfred P. 1992. *Historical Linguistics*. London: Routledge.
- Li, Fang-kuei. 1973. Languages and dialects of China [中國的語言與方言].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1:1-12.
- Matisoff, James A. 1972. *The Loloish Tonal Split Revisite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enter for South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Matisoff, James A. 1983.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contact. *Highlanders of Thailand*, ed. by John Mckinnon and Wanat Bhruksasri, 56-86. Oxford/New York/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tisoff, James A. 1994. Regularity and variation in Sino-Tibetan. *Current Issues in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ed. by Hajime Kitamura, Tatsuo Nishida and Yasuhiko Nagano, 36-58. Osaka: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the 26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 Shafer, Robert. 1940-1941. The vocalism of Sino-Tibetan, Part I: *JAOS* 60 (1940); part II: *JAOS* 61 (1941).
- Shafer, Robert. 1955. Classification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 *Word* 11:94-111.
- Simon, W. 1929. Tibetisch-chinesische Wortgleichungen: Ein Versuch. *MSOS* 32:157-228.
- Trubetzkoy, N.S. 1962. *Grundzüge der Phonologi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 丁邦新. 1979. 〈上古漢語的音節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0.4:717-739。又收於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 2-32。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丁邦新. 1987. 〈上古陰聲字具輔音韻尾說補證〉,《師大國文學報》16:59-66。又收於丁邦新 (1998)《丁邦新語言學論文集》,33-41。北京:商務印書館。
- 丁邦新. 1994. 〈漢語上古音的元音問題〉,《中國境內語言暨語言學》第二輯,21-36。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王力. 1957.《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力. 1985.《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李方桂. 1971. 〈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新 9.1-2:1-61。
- 李榮. 1956.《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 服部四郎. 1963.《音聲學》。東京:岩波書店。
- 孫宏開. 1982.《獨龍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馬學良主編. 1991.《漢藏語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張濟川. 1982.《倉洛門巴語簡志》。北京:民族出版社。
- 陳新雄. 1999.《古音研究》。台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董同龢. 1954.《中國語音史》。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
- 董同龢. 1970.《漢語音韻學》。台北:學生書局。
- 鄭張尚芳. 1987. 〈上古韻母系統和四等、介音、聲調的發源問題〉,《溫州師範學院學報》(社科版) 1987.4:67-90。
- 羅常培, 傅懋勳. 1954. 〈國內少數民族語言文字的概況〉,《中國語文》1954.3:21-26。
- 藤堂明保. 1957.《中國語音韻論》。東京:江南書院。
- 龔煌城. 1990.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上古漢語若干聲母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3:1-18。台北:西藏研究委員會。
- 龔煌城. 1993.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漢語上古音流音韻尾的擬測〉,《西藏研究論文集》4:1-18。台北:西藏研究委員會。
- 龔煌城. 1997. 〈從漢藏語的比較看重紐問題(兼論上古 *-rj- 介音對中古韻母演變的影響)〉,《聲韻論叢》6:195-243。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Finals from Proto-Sino-Tibetan to Old Chinese and to Proto-Tibeto-Burman

Hwang-chenng Gong
Academia Sinica

There have been different ways of sub-grouping Sino-Tibetan languages. Benedict (1972) sets up two sub-groups, which are Chinese and Tibeto-Karen, and subdivides Tibeto-Karen into Tibeto-Burman and Karen. Bradley (1979) and Matisoff (1986) consider it unnecessary to posit an intermediate “Tibeto-Karen” level. They regard Karenic as a subfamily of Tibeto-Burman, on the same taxonomic level as Lolo-Burmese of Kuki-Chin-Naga.

On the basis of this sub-grouping,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honological changes of finals that had occurred when Proto-Sino-Tibetan split into Old Chinese and Proto-Tibeto-Burman. In this study Old Chinese is based on Li (1971), Proto-Tibeto-Burman on Benedict (1972), and Proto-Sino-Tibetan on Gong (1995). In citing Benedict’s reconstruction I propose some revisions to his system. I have shown that with slight revisions Benedict’s system of Proto-Tibeto-Burman will be compatible with Li’s system of Old Chinese and can be aligned with my reconstruction of Proto-Sino-Tibeta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bring together the study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Proto-Tibeto-Burman, which have hitherto been pursued separately, and to trace the phonological development of Sino-Tibetan languages.